

杨
森
林
西
部
民
俗
作
品
集

黄土高原 的花儿

杨森林 /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杨
森
林
西
部
民
俗
作
品
集

I4
1394

黄土高原 的花儿

杨森林 /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土高原的花儿/杨森林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227-02899-4

I. 黄… II. 杨… III. 花儿—研究—西北地区 IV. 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5763 号

黄土高原的花儿

杨森林著

责任编辑 苏吉宁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4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2899-4

定 价 23.80 元

七彩人生走秀笔

——杨森林创作论

(代序)

王维堡

在宁夏，杨森林可以说是一位勤奋、刻苦而又极有灵气的作家。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他相继出版了《〈文心雕龙〉与新闻写作》、《梦系朔方》、《七彩人生》、《笑问客从何处来——访德前后日记》和《黄土高原的“花儿”》五部作品集，而他才迈入不惑之年。这在同辈作家中，能有如此丰厚的成果，实属不易。难怪有人把他戏称为“一匹撒欢的黑马”，轻松自如地弄究于塞上文坛，着实让我有些钦羡与“嫉妒”。

在这五部作品里，随笔《〈文心雕龙〉与新闻写作》则是他的“发轫”之作。四年的大学中文系生活，促使他的文学细胞更加张扬起来，漫游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长河里，他最钟情于司马迁的《史记》，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无疑，这三部中国经典著作，就似震撼天地的黄钟大吕，困扰过他无数个日日夜夜，使他做了一个又一个文学梦。他要当一名作家。

在宁夏电台当记者的生涯中，杨森林发表了众多值得称道的消息、通讯、特写、调查报告及报告文学作品，引起过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至今仍然保持着几项记录：一是听众来信最多记录（《请到我们宁夏来》在中央台和宁夏台播出后，听众来信3500多份）；二是最

高领导作过批示（《青铜峡鸟岛遭破坏的采访日记》在中央台和宁夏台播出后，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作过明确批示）。与此同时，他还编辑了大量的新闻稿件。实践出真知，几年的编采实践工作，使他认识到，当前新闻稿件里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和提高的问题，诸如新闻体裁和文势、新闻的提炼与剪裁、新闻结构与布局、新闻构思、新闻材料的积累和使用、新闻写作技巧、新闻写作中比兴手法的运用、新闻的含蓄和警句、新闻写景、新闻声律、新闻风格、新闻的继承与创新、新闻写作的弊病、新闻文采以及新闻工作者的修养等等。只有解决了上述问题，一个新闻工作者在真正意义上才能“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是出自我国南朝刘勰之手的杰作，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伟大而虑周富有卓识”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分上下部计50篇。在下半部里，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其创作论，对后代作家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严格地说，新闻作品除报告文学、文艺通讯、特写之外，消息、调查报告等不能算作文学作品。然而，新闻作品写作规律却与文学作品的写作规律一脉相承，都有稟性、气质、才能以及物与我、情与景、夸张、结构、剪裁、用事、修辞、含蓄、声律等特点。杨森林能把《文心雕龙》巧妙地结合在漫谈新闻写作中，来提高新闻稿件的质量，就像有人把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引入商场一样，无疑是一个新创造。仅此一点，足以说明他的聪慧远远超过了一般新闻工作者的见识和水平。而《〈文心雕龙〉与新闻写作》出笼时，他才23岁，不能不说难能可贵。当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部接到这部书稿后，认识到了它的分量与价值，很快编入该社的“青年记者文库”，作为新闻教材印发全国。已故的左民安教授生前曾评介此书说：“过去和现在有不少学者对《文心雕龙》进行开掘，但与新闻写作却少有联系。杨森林同志以提高新闻写作质量增强新闻社会效益为目的，对现代新闻写作如何向古代优秀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吸取营养的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又说：“文笔清新，深入浅出，读者读了该书之后，会

得到多方面的启迪。”如果说杨森林的随笔集《〈文心雕龙〉与新闻写作》启迪了广大读者，实际上也更加启迪了他自己。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在创作这个领域里，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事过二十多年后，当我们读到《布满青藤的小院》时，更进一步了解了森林当时的良苦用心：他不仅有才气有悟性，更有一种勇气和社会职业责任感。

杨森林的生活阅历非常丰富。他童年在宁夏南部山区度过，少年转入河套平原，地道的宁夏人。曾放过牛羊，赶过马车，挖过大渠，拔过蒿子，背过背篋，学过木匠、瓦匠和铁匠，放过电影，也搞过青年工作，当过电工和教师。尤其在从事新闻记者的生涯中，使他的视野更加广阔，宁夏的山川各地，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他深深热爱着生他育他的黄土地，更热爱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生活。小马勒说过：“生活是一种由不足中得出充分结论的艺术。”杨森林长久地记住了这句话，咀嚼着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品味出生活里的汗腥与芳香，让那些最能打动他的最能让他魂牵梦萦的，一一从他的笔端流出，将最原始的、粗糙的，甚至是不屑一顾的人与物，提炼成鲜活的、细腻的，甚至是精美的艺术品，从中揭示出人间存在的亲情、人情、友情、爱情和乡情来。无论是《贾铁匠和他的铁匠铺》、《崖背面子上飘挂着的两棵枸杞树》，还是《左阴阳秘史》、《旱烟锅》，或者是《黄土高原的年》，均是这样的成功之作。可以看出，没有丰富的生活，这些作品中的许多细节是写不出来的。譬如，老铁匠看着小儿子抡锤时心不在焉，为了教训他，不动声色地将手中的红铁块稍稍挪动了一下位置，小儿子一锤抡下去，红铁渣就落在了脚背上，小儿子因此而疼痛得双手抱着脚跳起舞来，更多的铁渣又扎在脚上。一看就明白，如果森林没有打铁的生活经历，是绝对编不出来的。

从他已经发表过的众多作品里，可大致归纳出两大类：一类是抒发真情实感的纯情作品，另一类则是记叙那些存在的甚至是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民俗作品。两者犹似两把犀利的飞刀，轮番在杨森林的手中交替挥舞，描绘现实，解剖人生，令人目不暇接。

纵观他的纯情作品，多以白描人物见长，其刻画细腻程度，环境

气氛渲染，时令风景描绘，均是一种跨文体的写作。读过他的这些作品，你可以说它是小说，也可以称其为散文。一切的笔力，统统围绕人物展开，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突兀在你的眼前，而其内涵，都蕴育着深深的纯情，拨动你的心弦，震撼你的心灵。《启蒙》是怀念他的第一位老师；《祭父》和《探母》刻画的是他二老双亲；《人在病中》描写的是他自己感悟人生的艰难与快乐；《杏树》、《小河》、《山村夜话》、《请到我们宁夏来》等篇章，则都是以物寓人的优秀佳作。尤其值得推崇的是长篇纪实作品《笑问客从何处来——访德前后日记》，近似一部长篇小说，书中的国内同仁和德国几位专家，虽说寥寥数笔，但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尽显在文字中间，让人倍感亲切。像《崖背面上飘挂着的两棵枸杞树》、《贾铁匠和他的铁匠铺》、《左阴阳秘史》、《旱烟锅》等，则是标准的中、短篇小说，但其中的许多笔法又像是优美含蓄的散文。

除记叙人物见长的散文外，杨森林还有许多写景物的散文令人心动。譬如：《赶山》、《进山》、《听山》等篇章，都是揪人心肝的好作品。由于他童年生活在宁夏山区，那山，那水，那沟，那壑，甚或那草木，那云雾，那溪流，那窑洞，无不流露出他的真情来。赶山，不尽然是为了看山里的景色；进山，也不全是为了生计去割蒿子草；听山，更不是捕捉妖魔鬼怪。自自然然的大千世界，抚育着他的童趣，大山里的七彩景物，在潜移默化着他的幼小心灵，他从大山的一折里，走向漫漫人生旅途，去追问命运，去畅想未来。这无论是对作者，还是对读者，均是一种极大的享受！这里更值得一提的是：森林那种看似写景写风物，实则是借写景写风物而明大理、喻哲理、写人生真理和人生态度的笔法，实在令人眼前一亮！例如：《高庙悟禅》、《古陵探幽》、《大草原》等，就是这方面不可多得的佳作。写高庙、写西夏陵、写草原方面的文字很多，但能写到杨森林这种境界的，还不多见。

在杨森林的作品里，使我最青睐的是他的许多民俗作品。这不是由于我曾经写过长篇小说《郎家巷子》里面有大量的银川民俗，而是

由于我从银川民俗里渴望看到全宁夏，乃至整个黄土高原的民俗，基于此，杨森林扔给了我个“香饽饽”。他的《“花儿”与少年》、《捉鱼》、《赛驴》、《放马》、《看泉》、《旱烟锅》、《黄土高原的年》以及《崖背面子上飘挂着的两棵枸杞树》、《贾铁匠和他的铁匠铺》、《左阴阳秘史》等，美滋美味地饱了我的眼福与口福，我的精神里仿佛一下注入了大剂量的鲜血，顿感青春了许多，愉悦了许多。

关于中华民俗，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它流传在中国的大地上，以其巨大的传承力量，使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遵循着它的民俗规则生存着，无尽止的新旧更迭着。尽管有些民俗花枝已经枯萎，但是它被新植的民俗之树所取代，因此，中国悠久的民俗实体依然存在着发展着。由于众多的人口和旷日久远的历史，形成我国民俗内容的博大精深，再加上它孕育在伟大中国五千年文化的丰饶土壤里，使它具有高度的文化价值。中国民俗最与民众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体现出永恒的民族精神（见高国藩先生《中国民俗探微》后记）”。宁夏地处中国黄土高原的西北部，故汉族民俗基本上烙印着黄土高原的戳记，但宁夏毕竟是少数民族地区。例如：回族的日常生活习俗，包括开斋节、古尔邦节等风俗，与汉族日常生活习俗及年节迥然不同。已故的丁一波先生是擅写回族民俗的高手，他的一本《悠悠回乡情》足能流芳千古。而高耀山先生也是写民俗的高手，他的民俗散文侧重写陕甘宁交界，“一鸡鸣之，三省皆闻”，早已有口皆碑。杨森林则是专注于宁夏的南部山区和黄河前套平原民俗的写家。三人已形成鼎足之势，为塞上文坛花圃增添了诱人的魅力。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宁夏本土蕴有的伊斯兰文化、西夏文化、西部地域的黄河文化、北方特有的游牧文化更具魅力，显得灿烂多姿。

宁夏是杨森林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他是地地道道的宁夏“土著”人，从小至大到中年，从未与宁夏“断根”。无论他的纯情作品也好，或是民俗作品也好，我们不难读出他对这块黄土地的一片痴情与挚爱。即使他远隔重洋赴德国参加学术交流会议，也牵挂心上。他

的长篇《笑问客从何处来——访德前后日记》里，念念不忘还是宁夏，他那滚烫的游子之情，深深感染了开会的同行们。然而，他讲学最受老外欢迎的课题，依然是黄土高原神奇而又令人着迷的民俗，从而引发了众多外国朋友来中国的激情。在这里，我们可以想想，为什么张艺谋拍的影片，在国际影坛上连连获奖，除去影片揭示主题的深刻性和高超的艺术性暂且不论，那些很“抓人”的镜头都是中国的民俗。譬如：《红高粱》里抬花轿，粗犷的《饮酒歌》；《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和古朴典雅的红灯笼；《菊豆》里扑朔迷离的染房道具；《活着》里的皮影戏；《秋菊打官司》里背景音乐碗碗腔曲牌；《我的父亲母亲》里的钉碗和柳条编织的汲水斗子等等民俗细节。杨森林悟性很高，每每谈及这个话题时，他都手舞足蹈，忘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观众对民俗非常感兴趣，是由于看到了中国真正的生活，因之，杨森林瞄准“民俗”，顺藤摸瓜，去寻求中国人的“根”，不遗余力地将民俗作品一篇篇写下去。单从他那篇气势非凡的《黄土高原的年》里便可看出端倪。

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它东起太行山，西到贺兰山和乌鞘岭，南临秦岭，北至长城，地跨晋、豫、陕、蒙、宁、甘诸省区，母亲河黄河将其割裂成几大块。这里地域广袤，人口众多，山大沟深，地貌复杂，气候多变，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由于这样几个原因，民俗在这里淳朴古拙，延缓绵长，多姿多彩。“年”在黄土高原的民俗里，自始至终占据着非常独特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程序复杂，花样繁多，而且时间长。中国民俗实际上是依托事物而寓意，就图个讲究和说法。譬如：贴门神，消灾避难保平安。吃花生，花花地生儿女。而“年”呢，分享收获，图个吉祥如意，大吉大利，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兴民热火。黄土高原的年是从腊月初八开始的：吃腊八粥垫底；接下来打扫陈灰，置办新衣、新被、新家具；腊月二十三杀猪宰羊；二十四五糊墙、贴窗花；二十七、八、九赶集，采买烟、酒、糖、茶、瓜子、鞭炮；年三十烙、炸、煎、煮、包饺子、贴门神、贴对联、挂红灯、还要祭祖坟；初一团拜；初二、三、

四迎社火；初五过小年；初七吃长面；初八串亲戚；十五吃元宵闹花灯，直至正月二十三燎干跳火堆，整个的年才算过完了。以上这些，均被杨森林写得活灵活现，富有情趣。杨森林仅以一个黄土高原的年，就征服了德国听讲的所有老外。加上他讲的其他中国民俗，原汁原味的东方文化呈现在外国朋友面前，难怪他在一篇文章里称其为“心中那块伊甸园”，以其浓郁古老的东方文化去“撞击”、去“抗衡”、去“交汇”同样古老而又现代的西方文化。

杨森林切切实实地行进在自己的那块伊甸园里，时不时脸上呈现出会心的微笑。这条西北汉子，倔犟而开朗，大度而从容，认准的道儿走到底。我深信他的韧劲，也深信他的新作是会得到读者的认可和欢迎的。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创作前途也是不可限量的。同时，我也不能不说一句：森林，你离一个真正的大家，还有多远？

2004年6月18日于 银川

目 录

七彩人生走秀笔

——杨森林创作论（代序） 王维堡（1）

黄土高原的年 （1）

贾铁匠和他的铁匠铺 （11）

崖背面上飘挂着的两棵枸杞树 （19）

左阴阳秘史 （56）

旱烟锅 （72）

古陵探幽 （75）

高庙悟禅 （81）

鸣沙过雁 （85）

两段秦长城 （90）

西塔倒影 （93）

海宝塔·赫连勃勃·黑脸婆婆 （96）

泾河源里的三则故事 （99）

化作烈焰映太空 （103）

打电话 （121）

大草原 （124）

听 山 （128）

“花儿”与少年 （132）

布满青藤的小院（代跋） （174）

黄土高原的年

准确地讲，黄土高原的年是从腊月初八开始的。腊八这天，人们早早起来准备孩子们盼望已久的“腊八饭”：用荞面捏搓成雀儿头、猫尾巴之类的小动物，然后掺杂着豆子、山芋、萝卜和肉丁一同煮进锅里，当然少不了葱、蒜、花椒、大料等调料。这“腊八饭”刚在锅里还没煮多长时间，喷鼻的香味就会从灶房的天窗孔里飞出来，与庄子上各家各户飞出的各种香味汇合一起，给整个村庄笼罩上一种快要过年的浓浓气氛。

接下来人们就开始打扫陈灰，添置过年用的新衣、新被、新家具并逐一地准备过年请客时必需的原料。通常情况下，腊月二十三开始杀猪宰羊。二十四五开始糊墙、贴窗花——将手工剪下来的如今被称为“剪纸”的“艺术品”贴在墙上和窗户上。大人们忙着给小孩子做灯笼——那灯笼是分等级和档次的，但不管档次高低，几乎外面裱的白纸上都是贴着“剪纸”的艺术品——大都是“孙悟空”七十二变、“八仙过海”等民间传统的图案。二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九大伙儿都跟集去“抓大头”：黄土高原的集日按地点和时间分“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等日子，就是三个相邻的集市按时间分逢集和背集：“一四七”是一个固定的集市的集日，“二五八”和“三六九”是另两个固定的集市的集日。一年中要买要卖到了最后这一天集日时，几乎所有村庄里的男女老少都喜欢前去赶大集。这种赶大集的本身就如同逛庙会一般的

热闹和神圣，有专门做买卖的，也有专门去赶热闹的。等着过了年，再赶集日，那就要等到来年——也就是明年了！一般要等到正月二十三以后才会再有集日的。因此，人们都喜欢在这一年赶一场最后的大集，而买卖双方到了此时都得出手——买贱了，自己抓了别人的“大头”；买贵了，自己叫别人抓了“大头”。集市上人山人海，各种叫卖声和牲畜的嚎叫声汇杂成一片。这时候，最忙碌的人还不是买卖双方，而是在集市中专门给买卖大牲畜双方磋商价格的人——人们习惯将这种人称作专门在衣襟下袖筒里搞暗箱操作的“牙客”：这种人一般喜欢戴一副茶色眼镜，先将拉到市场上的大牲畜用眼睛打量一番，再到牲畜的跟前，将牲畜的嘴唇搬开，上牙下牙挨着搬着左看看右看看。大牲畜年岁的大小从牙齿上看得最为准确。“牙客”一词的来历，就是从这里得来的。然后他将买卖的双方拉在一起，把两只手缩进自己的袖筒里，再交叉着放在自己的衣襟下，要买卖双方学着他的样，各伸出一只手藏在他的衣襟下，他就一手拉着买方，另一只手拉着卖方，以捏手指头的多少来与买卖双方讨价还价。他一会儿捏捏买方的指头，一会儿捏捏卖方的指头。一会儿摇摇头，一会儿呲呲牙，面部的表情极为诡秘，就是从不吭声，直到他把双方都捏得满意了为止。不过虽说买卖双方是满意了，但卖与买双方到底达成了什么样的价钱，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价格是他一手搞定的，买方要将钱先交付与他，再由他给卖方具体付清，中间他自己到底落了多少，也只有他自己明白。要在平时，“牙客”也就落个辛苦钱，可到了腊月二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九这三天，他往往会将买卖双方都捉了“大头”的。

腊月二十九开始，男人们向外讨清一切债务，女人们则在家赶着大锅、小锅地蒸、烙、炸、煎，准备好一切过年所用的熟食。按传统的习惯，过年时，从年三十下午开始，到正月二十三（最早也得到正月十五）是不动刀、擀杖之类做生食的，均吃早已准

备好了的熟食。这期间要是外人来向主家哪怕借个剪刀或针线这类的小东西，主家都会推说“没有”。不懂事的小孩若要长嘴露了“底”，是要吃大人耳光的——按黄土高原的习惯，临近过年是绝对不给外人借任何东西的。

年三十一大早，本家族的人早早派代表集中起来，准备上祖坟。那祖坟是经过先世的大风水先生看过的风水宝地。坟地上按辈份的大小从上到下地排列着一个家族中的先辈们：最上面的两个坟堆时间最久也就显得最小最旧，最下面的时间最晚也就显得最大最新。最小最旧的是辈份最大去世最久的先人们，最小最新的是辈份最小去世不久的亡人们。坟堆的排列越靠近下面的越多。上坟来的后代们也与坟堆亡人们的排列一样，按辈份的大小一行一行排列开来，然后敬上吃喝，再烧纸磕头，以示祭祀。等将纸烧完，老一些的人们就开始指着坟堆一一讲解起来：祖宗的根基是哪里来的，尤其对那些一生中建功立业的祖宗们，则要详细地讲解一番他们在世时在何处供事，何处发迹，有何功绩，何时何处过世，何年何月将骨尸从何地迁回本家祖坟。这么做目的一则光宗耀祖，二则激励后人。

上完祖坟开始吃“族饭”。一般情况下是每年轮流着一家一户地给上祖坟的人管顿饭。上坟的老老少少大吃二喝一顿后，就相互帮着贴对联、贴门神、挂灯笼、备瓜子、烟酒和鞭炮，以便晚上迎接进庄的社火队。主妇们则忙着敬门神、敬灶神、敬山神、敬土地神。那些许了愿的妇女们，此时正忙着给诸神们敬献供品还愿呢——许愿是心中有某种愿望请神灵保佑，实现后赶在大年三十这天傍晚前给神灵敬供以示感谢。要是许了愿，神灵帮你实现了，到大年三十这天你不敬供或者忘记给神灵还愿，那是要遭应惩罚的。因此说，大年三十这一天，主妇就是再有多忙也要还愿的。灶台上、祭桌上满满当当地摆着刚出笼的大白馒头和油饼，缕缕香烟也就飘起来了，有的还伴着声声悦耳的木鱼铃铛声。大

男人们则带上香表、酒肉，相互约着敲打着锣鼓，去玉帝庙里烧香敬神去了。

敬神的队伍由锣鼓开道。锣鼓队的前方走的是一位穿着古人长袍，戴着古人官帽，手里挥舞着羽毛扇的“仪程官”。到了玉帝庙的门口，他将羽毛扇朝空中高高一指，锣鼓声嘎然而止。他双手握着羽毛扇，朝庙门深深地弯腰鞠了一个躬，紧接着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大年三十庙门开——”

锣鼓哐哐锵锵地一阵猛敲猛打，又嘎然而止。“仪程官”再将羽毛扇朝空中高高一指，道：“我给玉帝上香来——”

锣鼓哐哐锵锵地一阵猛敲猛打，又嘎然而止。“仪程官”再将羽毛扇朝空中高高一指，道：“我给玉帝敬炷香——”

锣鼓哐哐锵锵地一阵猛敲猛打，又嘎然而止。“仪程官”再将羽毛扇朝空中高高一指，道：“玉帝保我得安祥！”

锣鼓这时候就一直不停地敲打到了玉帝的大殿前。“仪程官”再将羽毛扇朝空中一指，锣鼓马上停止，等他说“诗”。“仪程官”道：

我是乡亲仪程官
率众来到宝殿前
连看上上十炷香
敬完玉帝敬阎王

这时候，众人跪下起来地连着上上十炷香，“仪程官”就连着说上十句“诗文”，以表达这十炷香敬给了十方神灵：

一炷香敬给大帝玉皇
二炷香敬给杨家二郎
三炷香敬给三宵娘娘

四炷香敬给四海龙王

五炷香敬给五皇五帝

六炷香敬给南斗六君

七炷香敬给北斗七星

八炷香敬给八大金刚

九炷香敬给九天玄女

十炷香敬给十殿阎王

夜幕刚刚降临，随着锣鼓声和噼里啪拉的鞭炮声，村庄里的社火队挨家挨户地扭扭搭搭地走进各家各户来贺喜了。

村庄里的社火队刚入腊月就开始排练了。成员都是清一色的本庄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老的教少的，新的促老的。在一孔土窑里或者几间破会议室里操练起来，跟前围着看热闹的孩子和老人。老人对新学的指点，小孩则从小就受到这种民间艺术的熏陶，稍一长大也就入圈练着表演起来，很自然的就成为社火队的一员。社火队又舞又蹈地从各家门外边表演着进来。他们装扮成各式各样的神话或古代人物。当地人说他们个个头上顶着神位，一些得疑难病症的孩子、老人，此时早早在大门坎上支两个板凳，上面担上门板。病人躺在门板下面，叫顶神的社火队员们从门板的上面，也就是自己的身上踏过。说是如此这般就可以将病魔踏死或者踏跑。

那社火队还没进大门，就由“仪程官”像进庙那样开始说“诗”：

大门楼洞高院墙

不用柱子不用梁

公鸡变成金凤凰

子孙定有状元郎

主人放着鞭炮，在院中央的四方桌子上摆着瓜子烟酒糖等干果，迎接社火队。进院后，“仪程官”再说一番祝老人长寿健康之类的吉祥话。赞扬一番主人家如何孝敬老人的事迹。如果主人家不太孝敬老人，“仪程官”就说一番孝敬老人功德无量天经地义的“诗文”，并鼓励主家新年开始一定会成新年新孝子的吉祥话。一切都是祝吉祥、劝行善的话语，绝不含任何一丁点批评的意思。接下来就是少男少女们开始跳着如同“飞天”一般的舞蹈。别看这些少男少女平时见生人羞得头都不敢抬，这时踩着鼓点走进场子，舞起来的一招一式相当地道，就连一些专业舞蹈家也是学不到家的，真有些神使鬼差般的味道。庄前院后，甚至崖面顶上也都站满了围观的人群。一般情况下，全庄子上的人几乎全都挨家挨户地围观，尤其是小孩子，不到社火不散不回家，而社火要散，也就是一个庄子上的各家各户不管贫富都要挨个儿贺喜完毕。

社火队随锣鼓刚停下来，本家族的人们又排着长长的队伍开始给老人们拜年了。这就是大年三十晚上的大拜年，是黄土高原人过年中最为神圣的一项内容。

这种拜年是按辈份的大小、由老者率队先给辈份最大者磕头，然后再按辈份一一拜起。那场面是排着一个长长的队伍，从屋内一直排到屋外的院子里拜起来。院子早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又挂上了红灯笼。头，一般是连磕三个。可还没等磕完，那些孙子辈的就一拥而上，朝端坐在桌子前或炕中央的爷爷奶奶们要压岁钱了。爷爷奶奶挨个儿拍打着孙子辈刚刚剃过的光头，名曰：“有钱没钱，剃个光头过个好年”！孙子辈的则不由分说，硬是掏爷爷奶奶们的口袋，名曰：“爷爷孙子没大小”。在这三十的晚上，孙子跟爷爷辈的在一起，是欢乐无比的。爷爷奶奶们早有准备，他们将升子里的早早准备好了的花生、水果糖、枣子和钢镚、毛票一同朝院子里泼去，院子里就会传出一阵欢天喜地的磕碰声。当